

台灣文學館 文物典藏案例

台文館從籌備時期，至2003年開館，在眾多作家、作家家屬、文藝界人士等熱情捐贈與支持期待下，才有今日質量豐碩的典藏品。而藏品從徵集文物的身分，到正式成為藏品並提供研究、展示教育等用途之前，還有一連串的「長途旅程」。本文就文物入藏、判別及編號三大流程，以實際案例說明本館典藏執行工作。

案例1 琦君文學文物入藏

文／許惠玟 研究典藏組

琦君夫婿李唐基先生自2010年臥病在床，無法親自整理琦君文物，琦君公子李一楠先生與媳婦陳麗娜女士希望覓得能妥善保存琦君文物的官方機構，遂與館方聯繫。李瑞騰館長與研究典藏組林佩蓉於2011年11月10日先至家屬住處拜訪。2011年11月18日家屬李一楠夫婦首次來館參觀典藏設備。



館員前往李唐基先生住處徵集琦君文學文物。

研究典藏組許惠玟與林佩蓉於2011年12月5日前往徵集，先行帶回文物一批（含親自帶回一落及宅配寄回2箱）。

2011年12月14日，研究典藏組許惠玟與羅鴻文再次前往並運回第二批重要資料，其中琦君手稿及部分重要信札等，由館員親自帶回。另由專業包裝運輸公司運回38箱文物，計有：置於琦君家屬住處地下室2間倉庫共28箱書，原置於客廳相片5箱、藏書4箱、重要文書1箱。

因文物中有大量相片，因此請本館修復師協助檢視判斷相片文物狀況，並先行處理狀況較差的相片。另外，文書一箱由於蛀蝕嚴重，將先進行除蟲後，再進行後續修復。

由於文物眾多，家屬需要時間再行確認捐贈內容，經與典藏人員鄭蓮音討論，擬將之分兩部分處理，分別取批次流水號進行初步編目。第一批流水號為R2011039，內含琦君手稿、資歷證件、信札等文物，本流水號所處理的部分相當複雜，需由家屬再確認捐贈內容，因此辦理捐贈契約書的時間可能會延後。第二批流水號為R2011040，主要處理琦君所藏圖書、剪報及歷年「著作權授權書」等資料。此批資料爭議性不大，因此可在建檔後隨即進行文物判讀，並辦理捐贈契約書事宜。

2012年1月19日家屬李一楠夫婦二次來館，協助相片判讀及辦理R2011040文物捐贈。R2011039則後續辦理分類建檔。☒



案例2

王昶雄捐贈入藏判別

文／許素蘭 研究典藏組

王昶雄家屬2004年所捐贈王昶雄先生文物約700件，內容包含手稿、書信、札記、剪貼簿、期刊、「手作書」、圖書影本等，其中最特別的是126本的「手作書」和30本直接黏貼在厚紙上的剪貼簿。

所謂「手作書」，是筆者做入藏判別時給予的名稱；這些「手作書」有封面、封底、書背，也有目次、頁碼，其內容大多拆解自雜誌、期刊，重新組合後線裝成冊，有25開本也有32開本，書名則是王昶雄先生依組成內容命名，除了缺少ISBN和版權頁，和正式出版的書幾乎沒有兩樣。而剪貼簿也同樣有書名、封面設計、頁碼，也有插圖，手工細緻；王先生更為部分手作書、剪貼簿編寫「目次手札」，方便查閱。

這些手作書、剪貼簿內容相當龐雜，中、日文都有，除了文學，還包括戲劇、電影、旅遊、運動等等，有些有歸類，有些則參雜不同類別的文章，甚至會將自己已發表作品的剪報，貼在別人文章剪報的空白處。

若以資料本身之珍貴性作為入藏判別的依據，這些手作書、剪貼簿所收集的內容，除了王昶雄先生的作品及相關評論之外，未必全符合入藏條件；然而，若從文學研究的角度，這些資料既是作家寫作材料的來源，也是作家閱讀興趣及關注面之所在，可作為作家研究的次文本，更何況這些手作書、剪貼簿，一頁頁、一本本，都可看出王先生的用心與投入，是王先生除了創作之外，留給台灣母土的紀念，具典藏價值。✎



王昶雄親手線裝的「手作書」封面。



王昶雄為部分手作書、剪貼簿編寫「目次手札」，方便查閱。



王昶雄的剪貼簿喜以圖案填補空白處，增加版面之美觀。

案例3

黃得時文物編號

文／郭曉純 研究典藏組

黃得時先生（1909—1999）是「台灣文學研究的先驅與拓荒者」，畢生積極參與藝文活動，除了善用漢文、日文創作書寫，研究範圍不僅限於台灣文學史、兒童文學、民間文學，更廣及台北區域史、台灣寺廟史、五四運動研究及日本文化史研究等範疇，因此獲得「台灣文學史活字典」的讚譽。從黃氏於1998年捐贈至台文館的六千餘件文學文物史料，亦可窺見黃氏藝文人脈與蒐藏之廣闊豐厚，及其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

台文館能獲捐數量與質量如此豐富的文化資產，實為後世之福。然而，博物館的典藏編號，為一物一號的編制，日後不管是相關檔案的存取、展示或研究應用，都依據此「唯一編號」做為典藏管理的索引。所以，面對這批龐大的捐贈，對於入藏之時的前置整理及後續的編號作業而言，不啻為一大挑戰。下文將淺談執行黃得時文物編號時，幾種較為特殊的狀況，讓讀者瞭解部分幕後典藏作業的實際情形。

本批藏品入藏編號的組成為NMTL2010002xxxx（後x表阿拉伯數字四碼）¹。根據台文館「登錄編號標記作業規範」及個別藏品之間關聯性的考量，在正式編號標記之前，研究或典藏人員對入藏品的前置整理也就相形重要。所謂的前置整理，目的在確認藏品分件的正確與否，在整理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現一些必須併件或再拆件的藏品。

例如同件作品手稿，內頁卻分散成數件不等，需將分散的手稿內頁合併成一份完整的作品，給予同個入藏編號後，依頁次分別標記，此類狀況即為併件。如NMTL20100020209-002「海桑吟（影本）」之數量原應有2張共2頁，但是第二頁於未編號時，卻被獨立列為一件手稿影本，經過整理與初步判讀後，將之合併為一份完整的手稿作品。另又如黃得時改寫並連載於《臺灣新民報》的〈水滸傳〉，全部連載共計1,131集次（入藏號NMTL20100022321，集次不全），其中諸多集次又各有多份複本，在編號之時則將所有集次合併成一件後，再依序標記。

而原屬單件完整藏品的手稿，也可能內夾與原手稿作品無相關的獨立作品，則需將其拆為兩件並分別給號，此類則為拆件的狀況。但另有一種「單件數視為多」²的特殊狀況，即為剪貼簿剪報之編號。雖然剪貼簿通常是一冊完整、經裝訂的本子，但內頁所剪貼的文章來源常分屬於不同日期、不同報紙，為使資料詮釋更為完



整豐富，就會將各文章分別編號，故其編號組成為 NMTL20100022557-001~NMTL20100022557-017，則為同本剪貼簿中相異的17篇文章。

再者，藏品中若互有關聯性，亦會獲得相關聯的入藏號。像是本批藏品內含數十封林獻堂與梁啟超往來信札及手稿，而其手稿常與書信同時寄出，信札內容又提及該份手稿作品，此類藏品即須給予相關之入藏號。例如NMTL20100020201-001「湯叡致林獻堂函」，本信提及「埤及公並寄舟中所作竹枝詞若干首，乞 督納。……」，即說明了與 NMTL20100020201-002「台灣竹枝詞」（梁啟超作）為同信所寄，故兩件藏品在編號上前11碼皆相同，後則以「-001」與「-002」相串聯，以顯示其相關。

入藏流程中的文物編號，看似為簡單枯燥的作業，實際上亟需工作人員十足的耐心與專業智能，逐頁、逐件、逐冊地整理與標記，將繁雜無章的文物化為井然有序的博物館典藏，方能進一步提高藏品在管理效率與利用價值。❖

1. 參見鄭蓮音，〈典藏編號——以國立台灣文學館為例〉，《檔案季刊》7卷1期，2008年3月，頁73：「『NMTL』為台文館英文名稱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的縮寫，續為11碼阿拉伯數字，表示西元年分／批次／流水號，前4碼為經過入藏評估後，確定為入藏品的西元年分，續3碼為該年第X批入藏品，後4碼為該批入藏品第X件」。
2. 同前註，頁78。



併件編號案例：NMTL20100020209-002
海桑吟（影本），2張共2頁。



單件數視為多編號案例：NMTL20100022557-001（右）與 NMTL20100022557-002（左）為同冊剪貼簿內的不同文章。